

作品：涎

得獎者：蘇園雅

一九八四年生，高雄人，畢業於新竹教育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。曾獲時報文學獎、打狗鳳邑文學獎、懷恩文學獎。

得獎感言

能好好寫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，能被看見更是幸運。謝謝所有支持、陪伴我以及給予機會的人。

涎

前陣子，姊帶著新生兒回娘家。甫出生的嬰兒柔軟香甜，除了哭之外，其他動作都是輕巧而緩慢的。從嘴裡汨汨流出的口沫，泛出一股飽脹的光澤，靜態的爆發力。

「他的口水要滴下來了！」「手帕手帕！」幾個大人忙不迭地擦拭他垂吊狀的口水，有時口沫瞬間暴發在嘴邊隆起一團泡沫，旋即像岩漿般流向臉頰、衣衫，不免令人懊惱，然大家抱怨的同時都盈滿笑意。

八十二歲的阿嬤抱著曾孫子，一臉慈愛。她以乾枯扁皺的雙臂環抱鮮嫩豐盈的嬰兒，我用相機拍下這幕對比，想著，這兩人有如此相似的處境：他們都脆弱、需要被照顧，卻走向相異的將來。

阿嬤的健康每況愈下，已無法自行站立，幾乎終日臥舖。她的一日起居皆在床舖周遭運行：凳子擺放食物，浸泡假牙的塑膠杯放置床底，便盆在床邊，藥物在枕旁。

記得有次買消夜給阿嬤，欲幫她取出浸泡在杯水中的假牙，手指碰觸的瞬間便頭皮發麻，又瞥見紅凸的牙齦，不禁隱隱作嘔。我壓抑著鯁在喉頭那呼之欲出的衝動，談笑陪阿嬤吃點心，當阿嬤叫我也吃一點時，我搖頭拒絕，互換口沫的疙瘩倏忽冒出，阿嬤失望的眼神則留在心底。

我是阿嬤帶大的，以前常互吃對方的食物，長大後卻無法自在接受間接的口沫。

某日，我遞了一塊蛋糕給阿嬤吃，她咬了一口說吃不完，拿著缺角的蛋糕示意要我接收。那隻騰空羸弱的手，迫使我迅速地取走蛋糕，我不能讓它搖晃掉落，再次撞擊到我倆的心頭。

蛋糕上留有濕潤的咬痕，阿嬤直盯著我看。我刻意在她的面前吃下蛋糕，把莫名的抗拒一起嚥下去，試圖消弭阿嬤以為孫女對她的嫌棄。

姪子四個月大時，姊幫他買了一串收涎餅掛在脖子上。左鄰右舍紛紛剝取一塊酥餅在他的嘴邊揩抹祝福：「收涎收答答，乎你阿母明年生卵葩。」大家說的吉祥話大同小異，生下兒子彷彿是最大的福分。

他們把沾到姪子口水的酥餅吃進嘴裡，儀式便完成了。我也跟著吃下甜香的餅乾，毫不在意上頭那塊被潤濕的深色印記。

我想起父親曾說過：「人很奇怪，替嬰兒把屎把尿，都甘之如飴；照顧老人生活起居，卻抱怨連連。」阿嬤和姪子的唾沫似乎也出現了這樣的異質性。

兒時我和弟弟吵架，阿嬤總要我讓著他，嚷著：「查某囡仔嫁出去就是別人的了。」即使現在阿嬤看到的大多是女性的貼心和男性的缺席，這句話仍然沒有消失。

阿嬤張開癟皺的口，反覆述說舊時代的甘苦，言語間盡是彼此無法翻轉的無奈；而姪子還未長出語言的口咯咯笑著，被期待著說出人生第一個字。

根生的執著與新生的無知，同時在嘴邊滲出了涎，我取出手帕，盡可能輕柔地擦拭潤澤的晶光。



評審意見

互動

◎劉克襄

婆孫間的關係，有一微妙的互動，在於食物的分享。親情到何地步，傳統文化禮儀的界限在哪，本文細膩而周延地精采描繪了。